



# 雲門舞集50周年 巡演內地四城 藝術總監鄭宗龍： 回到初心，為大家跳舞

## 回到初心，為大家跳舞

雲門舞集50周年，數個作品正兵分兩路展開大巡演。《霞》日前剛完成上海、南京、廣州與北京四城演出；《十三聲》及《毛月亮》則前往歐洲數國。此次內地巡演，也是鄭宗龍自成為雲門新任藝術總監後，第一次與內地觀眾見面。雲門創始人、舞蹈家林懷民則為愛徒站台，在不同城市舉辦見面會及講座，得到了觀眾的熱烈反應。

訪問中，鄭宗龍談起對創作的期許，以「手藝人」自居的他，希望回到初心，「為大家跳舞」，是無比美好的事情。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鄭宗龍

攝影：尉璋

面對記者，鄭宗龍有些腼腆，「我是個『社恐』的人。」他說。成長於台北萬華區，在熱鬧市井街頭「混」大的他沒有回到家中去賣拖鞋，卻一頭撞進了舞蹈的大門，不斷打怪升級，成為雲門的新總監。從小被鮮活煙火氣薰繞，他卻說自己喜歡孤獨。「可能是因為創作吧，要不停往身體裏面挖，那要挖也不能在一個很吵鬧的地方挖。」他笑。

### 孤獨讓他如魚得水

疫情時，大家被困在家中，他笑說自己反而是「如魚得水」，舞作《霞》也正是創作於這段時間，一開始大家隔空線上創作，到了疫情減緩時才回到排練場。「很有趣，每天早上9:45左右，舞者就叮叮叮紛紛上線，屏幕上20幾個小格子出現了。有人的貓一下跑過去，有人是手扶着家中的佛堂在跳，大家的鏡頭就對着自己的房間，老師開始上課。」課程結束後便是鄭宗龍與舞者一對一的創作，「是蠻自由的狀態。有時我會給他們一些YouTube的影像，也許是跳舞的，或是電影和書，會和他們討論現在的狀態，身體有沒有其他可能等等。因為這樣才完成了這個作品。」

回到排練室，鄭宗龍不想排一個有26個舞者這麼大型的舞，「但我又捨不得把那些曾經交流過的心情故事丟掉，於是折騰成一個舞作中有兩個不同版本，每個段落的音樂都有兩個不同狀態的舞蹈。」他表示隨着《霞》的內地巡演，作品還會不停「修」，會繼續長大。

接任藝術總監後，卻很難一個人享受孤獨的創作時光，畢竟有不少凡俗事務要處理，鄭宗龍想了想，「我反而覺得朋友更多了。」他說，「可以不是只在排練場裏面，可以不是只講舞蹈。透過和他們在事務上的討論，我比較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市場的、營銷的、舞團行政的角度去看這些事情。這是很大的學習，我還在路上。」

「還好有雲門，不然我就是一個獨居老人。」他大笑。

### 《波》與AI對話

《霞》與孤獨有關，鄭宗龍今年的最新作品《波》則探討AI與身體間的聯結。他與日本新媒體藝術家真鍋大度(Daito MANABE)合作，將舞者的肌肉、呼吸與神經所傳遞的電波化為數據，在此基礎上編創舞蹈。

「我在做這個作品的時候，問過ChatGpt一個問題：『人和AI在一個什麼狀態？』它回答說：『你們已經到極限了，我們還沒開始。』我覺得蠻有趣的。」

鄭宗龍說，開始合作時，他其實對AI一知半解。後來才發現，日本藝術家收集雲門舞者的不同身體資訊，包括他們跳舞時在空間中形體的流動，產生的不同的樣態，統統丟到資料庫，神奇地幻化出來多種多樣的素材。「但難的是，當我想要改一點東西的時候，日本人就會生氣了。」他笑，「因為他要回去花上4到6個小時來調整，換不同的指令餵養給電腦，只要有一個指令不太對，就會長出可能是驚喜，但也有可能南轅北轍的素材。」以往以不斷精修動作聞名的鄭宗龍，這次也被打敗，惟有嘆道：「人好修，電腦不好修！」

他把這次創作看作是嘗試，「是一個小小的起步。可能隨着時間的改變會越來越進步，到

時每個人都可以掌握，也可以比較好地去運用這樣一個技術在舞台上。現在我還搞不懂，太難了。」

### 搬入山中 靠近自然

早前鄭宗龍帶領雲門在台東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上演特製版《天光·霞》，其後他表示，希望可以回歸到更為單純的舞蹈中去，「編創只有舞的舞。」對他來說，跳舞有着無法比擬的、單純的快樂。「我可能要繼續找，跟着舞者一起探索『動心起念』的那個時刻，如何變成一個美麗的舞步，這是我未來想要找的。那個應該會很棒，無關技巧，也無關美不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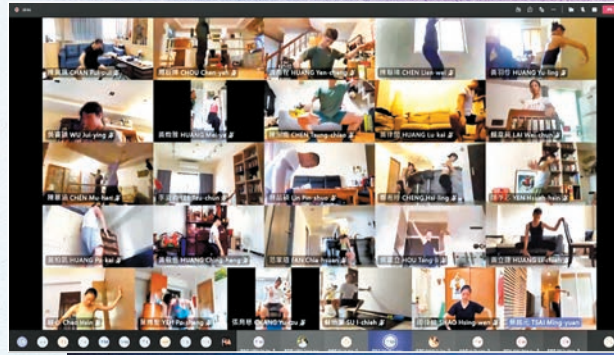
其實在疫情期間，鄭宗龍就將鄰近淡水雲門劇場的房子委由弟弟售出，獨自搬進了陽明山。山野清幽，倒是合了他享受孤獨的心情。「我搬上去，還沒有音響什麼的，只有幾本書，每天就是坐在那裏發呆，結果發現聽到蟲鳴鳥叫，真美麗。」他打趣說，自己於是便編出了一個「折騰舞者的舞」，那便是《定光》——聲韻與肢體，產生「共鳴」。「我和舞者說，我們來學蟲鳴鳥叫吧，於是舞者就開始吹口哨，模仿流水的聲音、下雨的聲音、打雷的聲音，更加往自然靠。」他說，「我編了一個舞者跳了嘴巴很乾的舞。」

### 想做一個沒有風格的人

2020年1月，鄭宗龍正式接下雲門藝術總監一職，背着這塊金字招牌，擔子不可謂不重。之後又碰上疫情衝擊，現在生活恢復正常，舞團迎來50周年，多個舞作忙碌巡迴馬不停蹄。他忙得暈頭轉向，「《波》、《霞》、《毛月亮》、《十三聲》，我有時去到排練場都會忘記今天要排的是哪一個舞。」

問他成為舞團舵手後，會否覺得自己的編舞風格發生了改變。「這幾年，我就像洗衣機裏面的衣服一樣，一直捲一直捲，深陷其中，還沒有時間去思考。」他說，「但是創作上好像有冒一個小芽。我比較喜歡的身體的動態、選擇的音樂，都漸漸趨向某一個區塊。當我做了《波》，我發現我有一些慣性和包袱想要把它剝掉，有時風格好像對創作者來說也未必是完整的好事，我想要做一個沒有風格的人。」也就是怎樣都行嗎？「也沒有這麼厲害啦！」他笑。

說起自己最近的生活驚喜，鄭宗龍大推內地作家陳春成的小說集《夜晚的潛水艇》。「我好喜歡！那種天馬行空，感覺到的奇異想像。有時我在創作中也要去營造那種不真實的空間。非常喜歡，看了以後非常感動。」記者不禁想像，如果二人之後有機會合作，會否是驚喜？



▲《霞》匯聚了舞者的故事。  
攝影：李佳暉 雲門基金會提供



◆《霞》匯聚了舞者的故事。  
攝影：李佳暉 雲門基金會提供

## 孩子跳《薪傳》 傳承在美育

雲門50年，要傳承的傳統是什麼？面對這麼一個「大」問題，鄭宗龍想了想說：「我覺得傳統是初心，我們希望為大家跳舞。」他稱自己與舞團是「跑江湖的人」，是「手藝人」，「像林懷民老師常說，我們是手藝人。常和舞者工作40分鐘，才編1分鐘的舞。不停調他的胯，調他的身體，不斷地再來一次。就好像木匠一樣。」他說，「我們喜歡舞蹈，希望把這個東西分享給大家。如果可以帶着我們地方的特色和文化，把從這塊土地吸取的養分轉換成藝術，會是很美好的事情。」

早前在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的舞台上，除了演出《天光·霞》，還有驚喜彩蛋。16名池上中小學的學生在林懷民的親身調教下，跳出雲門經典舞作《薪傳》中的「耕種與豐收」。孩子們在稻田中的舞台上，模仿農夫彎腰勞作，雖然動作顯得稚嫩，但有一股不經修飾的拙樸執拗，看得記者差點淚奔。

雲門向來重視美育的推展，常年堅持作戶外大型展演，又將舞作帶入偏鄉。今年起更將「耕種與豐收」段落開放給全台各級中學學生免費授權呈現，由雲門資深舞者來指導，讓大家感受藝術的生命力。

看回與雲門緣分匪淺的池上鄉，近年打響了秋收藝術節的招牌，藝術振



◆池上各國中的同學們跳出雲門經典作《薪傳》中的「耕種與豐收」。  
攝影：劉振祥 台灣好基金會提供

興鄉鎮策略的背後，最打動人的亦是美育的推展。在台灣好基金會這一民間力量堅持十多年的投入下，從大膽奇想在稻田中開闢舞台，到建築師陳冠華團隊改建老穀倉而來的池上穀倉藝術館，到鄉民配合去掉稻田中的電線杆成就美麗風景，再到街上越來越多的毛筆字招牌……是所有人的共識與投入，讓池上變了樣子。

這背後，談何容易？早前記者見到池上發展的靈魂人物之一、米廠之子梁正賢，他一邊帶着記者繞過池上大波池，一邊介紹道：看那邊的房舍，本是各建各的，但後來鄉民有共識要限制高度，不然會擋住美麗的天際線；至於房屋外牆的顏色，也不能大紅大綠，破壞了池上的色調。圍繞大波池擺放的雕塑，也要求秉持永續觀念，選用環保材料來製作。就連池邊租賃小船的亭子，也希望是稻草的屋頂，保持一種灰白淺淡色調……「大家越來越覺得這樣才是美的。而達到這種共識，用了十多年啊。」梁大哥感嘆中也不乏自豪。

藝術的力量在哪裏？池上有美好答案。這力量潤物細無聲，意義卻如靜水深流。

早前，《霞》巡演至廣州，林懷民傾情為自己的接班人捧場。已經在享受退休生活的他力讚自己的眼光，把雲門交班到了鄭宗龍。「我才知道，我以前是沒有生活的。」他笑說，進便利店都是一件新鮮事情，會花20分鐘時間去琢磨如何泡麵，也能好好享受散步、洗澡的時刻，正在一點一點重拾生活細節。而接班人鄭宗龍說起接棒後的最大改變則是：「變得沒有生活了。」

師徒兩人的生活可謂是發生了對調。作為創作者，鄭宗龍明確自己不會成為「下一個林懷民」。但如何傳承老師的一些理念，他也開始在古典音樂、傳統文化中探索和找靈感。雲門現在除了現代舞、芭蕾舞，日常的訓練中，還融入了靜坐、太極、內家拳甚至書法等基本訓練。舞者們課表唯一的變化是增加了一門「街舞」課程。作為年輕一代的鄭宗龍希望，不同的形態可以在雲門的根基上長出不一樣的東西。「雲門的東方根基不會變。但藝術創作我還是要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老師也說過，不希望雲門變成博物館。如何在這個東方的身體裏，讓雲門發出不一樣的光，是我和雲門的責任。」鄭宗龍也在探索和應對中。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 ▼《霞》日前展開內地多城巡演。 攝影：劉振祥 兩廳院提供



## 不會成為「下一個林懷民」

### 簡訊



◆著名鋼琴家鄭慧博士同小演奏家合影。

## 鄭慧鋼琴藝術中心聖誕音樂節 小獨奏家盡展風采

香港文匯報訊 12月9日，鄭慧鋼琴藝術中心聖誕音樂節2023於香港大會堂高座8樓演奏廳隆重開幕。三位年僅10歲左右的小小獨奏家——陳子悠、林煜軒與張潤楓，不僅展現了超越年齡的音樂才華，更在首次的鋼琴獨奏會上贏得了熱烈的掌聲。

三位小小獨奏家在各自的獨奏會上演奏了一系列深受大眾喜愛的作品，包括中國傳統樂曲《平湖秋月》、《彩雲追月》以及巴赫、莫扎特的古典作品和柴可夫斯基的浪漫樂章等。每位表演者都盡情投入演奏。儘管年紀尚小，他們的演奏卻展現出了成熟音樂家的深度和對音樂的深刻理解。

鄭慧鋼琴藝術中心創辦人、著名鋼琴家鄭慧博士對這幾位小小獨奏家表現出的音樂才華感到無比驕傲。她表示：「這些孩子們的表現超出了期望。他們不僅展示了音樂天賦，也向我們證明年齡絕不是追求藝術卓越的障礙。我們對他們在未來的音樂之路充滿期待。」

鄭慧博士在香港從事鋼琴教育工作多年，她認為自己有責任帶領學生邁出香港、走向世界。她曾帶領四位學生在Carmel Klavier 國際鋼琴比賽拿下六項冠軍。鄭慧期待能夠有更多的國際音樂家來到香港，進而去內地教學，培養出更多鋼琴領域的專業人才。她也期望自己能夠為香港建設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以及香港音樂藝術的發展作出更多貢獻。